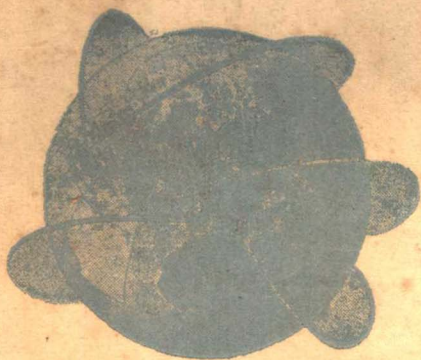


國際新形勢解說

張鐵生 著



聯華出版公司

國際
新形勢
解說

國際新形勢解說

著作人 張鐵生

發行人 陳立德

發行所 聯華出版社

香港大道中卅七號三樓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寫在卷頭的幾句話

在一個早晨，君白跑到我這里來，說：有一些青年朋友希望我寫一點關於國際新形勢的東西，並且他們連標題都擬好了。我從君白手里接過那寫着標題的紙一看，稍爲考慮一下，就答應寫了。

那標題共有八節，合起來可成一本小冊子。我所寫的，除去第四節以臨時需要的原故另換一個標題而外，其餘都沒有更改。現在這八節都寫好了，可算對那些青年朋友繳了一次卷。

最近的國際形勢真可算是千頭萬緒，並且，「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千頭萬緒的國際形勢同中國並不是沒有關係的。正因爲這樣，我們才更有研究國際形勢或國際問題的需要。以此，這本小冊，我就把牠當作我繼續研究的一個開端，同時也希望牠能做那些青年朋友共同討論的一個參考。

張鐵生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目 錄

一 反法西斯戰爭後的國際矛盾·····	(一)
二 最近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	(八)
三 今日的美國·····	(一四)
四 從門羅主義到杜魯門主義·····	(二一)
五 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政策·····	(二七)
六 世界民主勢力的輪廓畫·····	(三三)
七 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	(四〇)
八 世界人民統一戰綫的前途·····	(四六)

反法西斯戰爭後的國際矛盾

反法西斯戰爭早已在西方和東方勝利的結束了。這是一個民主勢力反抗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所以在民主國家打敗了法西斯國家，民主勢力戰勝了法西斯勢力以後，在整個世界上，我們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民主勢力所捲起的浪潮，可以看見民主勢力所爆發的火花。

不過，民主勢力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當牠踏過了戰勝法西斯勢力的第一個階段以後，却又走進第二個階段而碰到了另一個強大的敵人：反民主勢力。而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鬥爭就是現在國際間一個主要的矛盾。



提起了反民主勢力，我們首先要談到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

原來當全世界人民高擎着民主大旗而前進的時候，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以前，其實怕人民，怕民主的美國大資本家，却已叫美國準備退出民主陣營而阻止民主勢力的發展了。而到了這次大戰結束以後，生產發展，實力強大，地位增高的美國不但退出了民主陣營，並且還要（一）在經濟

卜擴大市場，（二）在政治上獨霸世界，這便使得她成了世界反民主勢力的領袖。

成了世界反民主勢力領袖的美國，她所想領導的反動力量是：

（一）美國本身的反動力量；

（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力量；

（三）小國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力量；

（四）法西斯殘餘的力量。

在這裏，顯然的，一方面，美國不但要扶助全世界的反動份子，而且要庇護全世界的法西斯殘餘，另一方面，她又不但要向本國的人民進攻，而且要向全世界的人民進攻。有了金元做擴張政策的武器，有了原子彈做擴張政策的後盾，山姆叔叔似乎以爲他已經成了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驕子」了。

再具體的說，怕人民、怕民主的美國大資本家，他們一方面運用共和黨的反動份子（以及民主黨的反動份子）和軍閥構成內部的反民主中堅，一方面運用英美集團構成外部的反民主堡壘。因此，美國內部的反民主勢力就盡可能的在經濟及政治兩方面制削並壓迫本國人民，破壞並打擊本國的民主勢力，甚至叫美國法西斯化。至于對外呢？美國帝國主義者除用「和平」手段奪取軍事基地以及侵略殖

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而外，並且：

第一，進攻東歐新民主國家；同時

第二，進攻法國及義國，打擊法義兩國的民主勢力；

第三，利用中國及菲律賓的反民主勢力壓迫兩國的民主勢力；

第四，更由于蘇聯是世界民主勢力的堡壘，如薩加也瓦所說，「蘇聯鞏固和平和安全，並保證各國獨立，堅決暴露好戰份子的政策，使她成了希望統制世界者的眼中釘」，不管美國親自出馬來反蘇或利用別國來反蘇，這都是不用說的。

不過，我們在這里要注意的，却在美國怎樣利用反蘇的招牌而打擊蘇聯以外的一切民主勢力。美國固然利用了這塊招牌加緊壓迫她國內的人民，同時她也利用了這塊招牌加緊進攻各國的人民。學會了希特勒的一套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他們藉此來轉移國內外的人民視線，而鬆懈他們的注意力。

美國帝國主義者既以反蘇來轉移國內外人民的視線，鬆懈他們的注意力，而其她助紂為虐的國家，也曾藉此來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而打擊國內的民主勢力，並且還想藉此來打消國內的反美情緒。

因此，如果我們一味強調美蘇矛盾的嚴重以及美蘇戰爭的不可避免，那不是上了美國的當，就是上了美國傀儡的當。是的，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叫囂，現在我們有時又聽到了，可是貝奈斯的話却值得我們參考一下：「一次新的戰爭對於英國的意義到底會結束帝國的壽命；對於美國的意義到底會

成爲一種大災難而帶有社會上，經濟上及政治上不可預料的後果」；「至于蘇聯則同任何其他的國家一樣，確實需要和平，以圖復興她的毀壞掉的工業而繼續她的改造工作。」這就是說，美蘇英都不需要戰爭。

★

除去美蘇矛盾的實在情形而外，我們還要述及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英美集團，並不是意味着英美的利益完全相同。推開天衡說亮話，英蘇集團絕沒有消除掉英美矛盾，「在侵略着擴張着的美國帝國主義和虛弱了衰頹了的英國之間，正存在着尖銳的衝突。」（杜德的話）

不用說，英美集團之所以形成，主要的乃由于戰後英國在經濟上及戰略上迫切需要美國的援助，尤其是在經濟一方面，如美國貸款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就在這一方面英美矛盾反在深化。爲着增加商品的輸出以解決償付力量不足的問題，英國一方面要保持舊的市場如大英帝國的市場及歐洲的市場，一方面還要獲得新的市場。而美國爲着使國內的大批生產品得到出路以避免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她也要擴大市場。美洲的市場對於美國是更加重要了。並且美國還力圖恢復乃至擴大歐洲的市場，這是會使得英國頭痛的。而其更使得英國頭痛的是，拚命爭取新的市場的美國不但看重了中國的市場，並且看重了大英帝國的市場。在中國，美國固已逼得英國降到第二等的地位，就在大英帝國的範圍以內，美國也在利用一九四五年英美經濟協定上的條款，而準備一個排擠英國商品

的大鬥爭。

英荷矛盾還不僅僅限於經濟一方面，同時也擴大到政治一方面。英國乃是一個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可是美國在戰時就已拒絕了英國提議由英美聯合托管全世界殖民地的計劃。而美國從戰時到戰後之不斷奪取軍事基地並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又不啻在實際上處處威脅着大英帝國的領土。此外從拉丁美洲，經過歐洲，中東，馬來亞一直到日本，英美也不斷爲着政治上的勢力而從事于隱然或顯然的鬥爭。

因此，當英美維持着一條共同戰線而抵制民主勢力的時候，當「在反蘇反共一方面大吹大擂的公開叫囂着」的時候，杜德正說得一針見血，「英國對那進退維谷的境界知道得很清楚：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的企圖，……在冷而且硬的實際上是同樣針對着大英帝國的。」

自然，「……在反蘇的叫囂愈顯然無效，而民主勢力抵制英美對於世界霸權的計劃愈有效力時，英美兩國利益的差異也就愈清楚了。」（塔金的話）而英國工黨「叛徒」之一再反對英國的外交政策，已反映出英國人民日益反對英國變成美國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前哨。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全世界的民主勢力是：

（一）蘇聯的力量，

(二)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力量，

(三) 美國人民及英國人民的力量，

(四) 法義人民及中國人民的力量，

(五) 各小國人民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力量。

所以，當美國帝國主義對內向本國的人民進攻，對外擴大市場，奪取軍事基地，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以及向全世界的人民進攻時，這在一方面會擴大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矛盾，在另一方面會加深英美的矛盾，推進美國和歐洲新民主國家的矛盾，並且擴大美國和她所干涉的小國以及她所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矛盾。

至于美蘇的矛盾固然也是國際間的基本矛盾之一，但是我們只要冷靜的看清了「反蘇的叫囂」，就可以明白：

第一，現在國際間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

第二，和美國利害關係上直接衝突得最厲害的，其實並不是蘇聯，而是蘇聯以外的國家，如「反蘇的叫囂」對於蘇聯至多只能成爲一種政治上的恐嚇，而對於其他國家則可能成爲一種實際上的干涉或侵略，即以這種政治上的恐嚇而論，蘇聯也是不怕的，在這裏，瓦爾加說得對：「蘇聯在國際政治

上的地位和任務有了激烈的變化，她的勢力和威望之增加而使她成爲世界上的一個強國，這就在她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了」；

第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矛盾的發展，還有可能緩和美國和蘇聯的矛盾，當然，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在全世界的民主勢力裏，中國所佔的地位是不低的，爲儘速求得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獨立，中國的人民不但需要一齊攜起手來反對國內的反民主勢力，而且需要同全世界人民攜起手來反對國外的反民主勢力——美國帝國主義。

最近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

談過國際間的矛盾，接着我們就要談一談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

當然，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可算是千頭萬緒的，可是我們如果把握住國際間一個主要的矛盾：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那我們却可以在千頭萬緒的變化里找出一種軌迹來。

由於國際間存在着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並且由於蘇聯是世界民主勢力的堡壘，而美國是世界反民主勢力的領袖，同時國際間就出現了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國際合作的道路，一條道路是獨霸世界的道路。沿着這兩條道路來看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有三次大變化是最引起我們注意的。



國際合作的一條道路，本來是英美蘇在反法西斯戰爭里所走的道路，並且她們在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里所走的也還是這條道路。但是，生產發展，實力強大，地位增高的美國，却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企圖走上獨霸世界的道路，因此，蘇聯在這次莫斯科會議里的成功便引起了美國的嫉視，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在從莫斯科回到華盛頓以後之被罵得狗血淋頭，以及美國之彈起反蘇的老調，

都意味着山姆叔叔打算離開國際合作的道路。而國際形勢在一九四五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所發生的第一次大變化，就在美國拉着英國共同對蘇採取了強硬政策。同時曾派馬歇爾使華的美國，也不顧這次莫斯科會議對於中國的協議而間接或直接的干涉中國內政，使得中國的內戰一天天的擴大起來。

由于美英的對蘇強硬，更由于以美國為領袖的英美集團的形成，不管是在一九四六年年初的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里，不管是在第一次巴黎外長會議或第二次巴黎外長會議里，也不管是在巴黎和會里，英國外相貝文和貝爾納斯對於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態度，都可算是一鼻孔出氣的。貝文、貝爾納斯同莫洛托夫的不斷爭論，充分表明了英美在從合作的道路走向分裂的道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便是英美進行軍事同盟的陰謀。

英美軍事同盟的建議，最初是由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提出的。三月十五日，當邱吉爾到富爾頓（當時同他一齊去的還有美國大總統杜魯門）發表了反蘇，反和平，而主張英美締結軍事同盟的演說以後，英美當局在表面上雖然都表示冷淡，但實際上却都在鼓掌，因此，美英在對蘇強硬的明流之外，同時又產生了進行軍事同盟的暗流。

暗流第一次表現在加拿大總理金氏的開始英美軍事條約的談判，第二次表現在訪美的美國海軍上將李海及訪美的英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的談妥這個條約的細則，第三次表現在美英聯合參謀本部的討論軍器標準化。等到英國工黨「叛徒」的一個領袖格羅斯曼在下議院里責問，英國「工人日報」發表

英國陸軍部發言人的談話，以及工黨「叛徒」的另一個領袖齊利亞庫斯又在下議院里，談到英美軍事參謀人員關於英美十年聯合防蘇，以準備另一個戰爭的計劃時，所謂暗流便變成了公開的祕密。

根據齊利亞庫斯在十二月二日的談話，和華萊士在七月二十三日給杜魯門的一封信，都可以看出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且擁有原子彈的美國怎樣在拉攏英國，而實現獨霸世界的企圖，同時又反映出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怎樣在反對戰爭。自然，反對戰爭而使得美英好戰份子的企圖歸于失敗的，除美英的人民而外，還有其他各國的人民。

同時我們還要聯帶提到的是，對蘇強硬的美英，在一方面則進行打擊東歐新民主國家，在另一方面則主張拉攏德國，這特別表現在十月十九日邱吉爾的蘇黎世演說裏。他在這次演說裏曾主張建立歐洲聯邦，而把德國拉到英美集團以內作為歐洲反蘇的中心，後來他在英國甚至組織一個委員會來進行歐洲聯邦的運動。而貝爾納斯之到德國斯圖加特發表這篇濶論的演說，也顯出了美國拉攏德國的企圖，今年一月十七日美國共和黨外交顧問杜爾斯在全美出版業聯合會上的演說，不又是邱吉爾的蘇黎世演說的再版嗎？

★

由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到一九四六年的巴黎和會，如果我們看作莫斯科會議以後發生第一次大變化的期間，那麼，跟着我們就要注意最近國際形勢上的第二次大變化。這次變化是以美國華

萊士事件開了端，英國工黨「叛徒」事件助了力，而以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達到了頂點。自然，其間法國新憲法的被通過和法共在大選後的重占優勢，以及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不顧美英干涉而完成大選，這也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近國際形勢第二次大變化的促成，主要的由于下面的三個因素：（一）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戰爭及愛好和平；（二）英美矛盾的深化，尤其是在美國共和黨從大選里得到勝利以後；（三）蘇聯運用外交政策的成功。

由于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對戰爭而愛好和平，當國際間一切好戰份子或反動份子敲着戰鼓，叫嚷着戰爭的時候，他們始終遭遇着廣大羣衆的各式各樣的反對，這特別是表現在美英兩國的內部。

在美國，我們曾經看見反反蘇，反戰的浪潮一度洶湧着，而華萊士事件就可算是這個浪潮的中心。華萊士反對貝爾納斯的外交政策，反對美國同英國一鼻孔出氣而排斥蘇聯，反對美國同英國準備一個進攻蘇聯的戰爭。他這樣的反對曾得到美國廣大羣衆的響應。

在英國，我們也曾看見反反蘇，反戰的浪潮一度洶湧着，而工黨「叛徒」事件就可算是這個浪潮的中心。工黨「叛徒」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反對英國跟着美國跑而失掉獨立的地位，反對英國追隨美國的反蘇政策而陷入于另一個戰爭之中。他們的這樣反對也曾得到英國廣大羣衆的響應。

而其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美國在領導着英美集團，儘管英美在進行着軍事同盟的建立，可

是存在於英美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緩和，反在共和黨勝利以後而深化。共和黨在企業上的主張自由競爭，以及他們對於國外貸款和關稅削減的採取保守態度，都是使得英國關心的事情。並且英國還關心着美國的經濟危機，如美國「世界新聞」雜誌的倫敦記者甚至這樣說：英國鑒于美國經濟危機的必然到來，她有着一種避免和美國政治聯繫過於密切的趨勢。

英美矛盾的深化，以及英國的企圖避免和美國政治聯繫過於密切，這在一九四六年底的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裏就可以看出，因為他們在這兩個會議裏的步調是不一致的。不是嗎？在聯合國大會裏，當討論原子彈的時候，英國的態度時常和蘇聯的態度相同；在紐約外長會議裏，莫洛托夫和貝爾納斯的一次談話，竟促成了義，匈，羅，保，芬五國和約的順利解決。

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的成就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蘇聯關於普遍裁軍的建議之通過，各國之決定撤回駐西班牙的大使和公使，以及世界職工聯合會之在經濟和社會理事會裏有了發言權，這都不能不說是聯合國大會的成就；五國和約之成立，以及討論德奧和約的外長會議之決定在莫斯科舉行，這又不能不說是紐約外長會議的成就。由于這兩個會議的圓滿閉幕，我們可以說，國際間又開始走向合作的道路了。

不要忘記，上面所談的國際形勢第二次大變化，蘇聯運用外交政策的成功，也是促成這次變化的一個因素。在這里，蘇聯爭取和平的外交，不僅利用了英美的矛盾，而且還以一再的讓步來換得英美